



编者按

今天是教师节,本报特别向乡村教师这个群体致敬。快速的城镇化,将他们推向了边缘,然而身负启蒙使命,他们甘做乡村最后的守望者,让知识落地开花,文明得以延续。本报记者探访多所乡村学校,了解他们坚守岗位背后的故事。



60岁的宋法章在课堂上检查学生背课文。

“不清楚学校有一天会不会消失”

全校仅剩19个孩子,60岁的他还没想过离开课堂的生活

等到年底,60岁的宋法章就要退休了。在莱芜市茶业口镇中茶业小学,他一坚持就是38年,随着村里外出的年轻人越来越多,班上只剩下了8个孩子。“不知道学校以后会不会消失,只尽我所能地传授给学生们一点知识吧。”宋法章说,陈旧的知识结构让他力不从心,当孩子们的音乐课只能通过放磁带来上时,他总会很无奈。所幸,孩子们一直用刻苦学习在回报他的这份坚守。

文/片 本报见习记者 郭延冉 王浩奇

8个学生1个老师凑起最热闹的课堂

秋日的暖阳下,一条不足5米宽的水泥路蜿蜒着指向莱芜市茶业口镇的北部山村,农户新采摘的花椒、花生就晾在路边,一路上静悄悄的,几乎不见人影,偶尔才看到房顶上颠着簸箕的农妇……等到了中茶业小学,已经距离莱芜市区有1个多小时的车程,城市的一切都与这儿无关了。

眼前是一所2009年刚刚改建的四合院,它承载着19名学生走出山村梦想。正是上课时间,宋法章的三年级班上,传来一阵洪亮的读书声。9岁的李子豪在完成标出课文《金色的草地》中生字词的任务后,开始按照课文后面的要求背诵其中的一段话:“花朵张开时,它是金色的,草地也是

金色的……”李子豪语速很快,用不太标准的普通话一遍遍重复,记不住了停顿数秒后,迅速翻开课本看一眼,接着合上再背。宋法章以惯有的威严说:“下节课要挨个检查背诵!”其他7名同学动作有些慢,还在费力地用铅笔一一画出课文里自己觉得难写的生字。

8名学生加1位教师,这个三年级教室是学校里最热闹的课堂。下课后,60岁的宋法章才跟记者介绍,学校一共就5位老师,自己年龄最长,最年轻的是校长王元国,但也都48岁了,自2008年将四、五年级并到上茶业小学后,学校只留下了一、二、三年级,现在一年级学生最少,仅4个孩子。

记生字背课文,只能延续传统教学

到今年12月,宋法章就要退休了,他见证了学校由盛到衰,也见证了整个村子的变迁。从1976年参加教学,宋法章就再没有离开过。他说,上世纪80年代时,教师工资低,许多民办老师都转行了。他也曾动摇过,但面对村子里瞪着一双双充满求知渴望的大眼睛的孩子们时,他选择了坚持下来。8名学生一个班,宋法章

说,这是他从教近40年遇到的最小班级。近些年,班里的孩子越来越少。“一方面,生育高峰过后,村里的孩子少了;另一方面,村里年轻人都外出务工,稳定一点后把孩子也带出去上学了。”宋法章说,以前学生多的时候,他的班上能有48个孩子。学生数量锐减后,改建的教室显得宽敞了,课桌椅也换上了新的,但硬件投入仍有欠

缺,教桌很老旧,也没有多媒体设备,教室里仅有的的是一个摆着课外图书的书架子和几件简单的教辅工具。此外,唯一不变的则是宋法章的授课方式。年纪大了,接触新事物很慢,再加上乡村信息闭塞,他很难改变几十年来形成的陈旧教学模式:让学生标记生字词、背诵选句选段,宋法章不知道该如何创新教

学,作为弥补,他只能尽全力把每一堂课都认真对待。为了督促孩子们进步,他尽可能跟他们多交流,上课时不停地围着教室转悠,跟孩子们说话,帮助他们集中注意力。“真希望多一些像你们这样的年轻人来教村里孩子学习,多给他们传播新鲜事物。”宋法章语气诚恳,眼里则显露着些许无奈。

除了英语,其他课程自己一肩挑

与已经为数不多的学生在一起,宋法章更像是家长。孩子们的父母大都在外打工或者忙农活,中午无暇回家,就早早备好午饭,把钥匙用毛线拴在孩子胸前。中午放学,孩子们回家自行吃饭,然后回到学校,铺开从家带来的被褥,在教室午休。这时,宋法章就要和其他老师轮流照看。学生们已经习惯了学校里的这几张老面孔,而学校也多年没有引进年轻老师。57岁的

李春德和李社德开学刚调过来,为的是接替年底退休的宋法章和另一位55岁的女教师,而他俩也一直在基层教学。宋法章说,到他们这个年龄,教学越来越吃力,确切地说是“有些心有余而力不足”。因为是乡下小学,底子薄,教学就更不容有失,该开的课也是一定要开。“音乐、美术、体育样样开,还有一些校本课程。可是,有的课我们真教不了,唱也不会,跳

也跳不动了。”除了英语毫无基础没法去教,宋法章肩负了三年级语文、美术、音乐、科学等课程的教学任务,一天六节课,四五节都是他在上。他说,像音乐课,多数歌曲就只能给学生放磁带,跟着学生们边唱边教。“为了不让孩子们落下课程,想尽各种办法也得把课程开全,硬着头皮也得教好啊。”尽管师资状况堪忧,但孩子们却不负众望。在近四年八个学期的教学评比中,中茶业

小学拿到了5次全镇第一,而中茶业村年年都出大学生,今年就考出了好几个,他们都经过宋法章的启蒙,这让他颇感欣慰,也让他在村里一直受人尊敬。“站好最后一班岗吧。”宋法章还有些不舍,他还没想过离开课堂的生活,也不清楚学校会不会真有消失的一天。但今年,原本有12名学龄儿童,临开学,有8个都被打工的父母领到城里去了。

仅有两个学生也要备好课

9月9日上午,记者来到群山深处的只有两个学生、一个老师的济南章丘市曹范镇三王峪小学。从1976年起,56岁的张为学已经在这儿陆续执教30年,“今年学校只有两个学生,算上我,也就3个人。”他说,学生最多时超过400人,但从上世纪90年代后,生源迅速下降。两名学生:14岁的女孩张丽玥和13岁的男孩高腾,由于上学较晚,还停留在四年级。在张为学眼里,俩孩子有些腼腆,但都很好学。“我喜欢美术,不过现在没有老师,不能上了。”张丽玥低头翻着书,小声说。相比之下,高腾显得活泼些。他说自己跟不上课程,只能在村里读书。看着小北头村的小伙伴都去了镇上的中心小学,很羡慕。尽管只有两个孩子,张为学备课却一丝不苟,办公桌堆满了备课本,有语文、数学,也有品德、音乐等,英语和体育难以胜任,就由其他学校的老师定期来教。

学校衰落了,但张为学认为总要有孩子要留守村里。“离镇上40里山路,不是所有孩子都能到镇里上小学。”张为学说,虽然今年没有新生入学,但他了解到明年有好几个孩子会来读学前班,后年就能读一年级。“只要有孩子上学,学校就不会被撤,教育资源要照顾交通不便的山区。”下午2点,上课铃响起,张为学走进教室。检查完两个学生上一篇课文的掌握情况,张为学开始极力将这堂语文课讲得更精彩。

本报见习记者 许亚薇
本报记者 吴金彪 王兴飞



两名学生是张为学继续坚持的理由。 本报记者 张中 摄